

後漢書

三二



列傳卷第七十三

逸民

范曄後漢書八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野王二老

向長

逢萌

周黨

王霸

嚴光

井丹

梁鴻

高鳳

臺佟

韓康

矯慎

戴良

法真

漢濱老父

陳留老父

龐公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

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潁陽

謂巢許也

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

孤竹謂夷齊也

自茲

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

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

道

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求志謂長沮桀溺全道若薛方詭對王莽也

或

靜己以鎮其躁

謂逢萌之類也

或去危以圖其安

四皓之類也

或垢俗以動其槩

謂申徒狄鮑焦之流也

或疵物

以激其清

梁鴻嚴光之流

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焦

悴江海之上

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北人無擇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

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代之人閑暇者之所好也

豈

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去性分所至而已

分音符

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

列女傳曰

問反

柳下惠死其妻誄之曰蒙恥救人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徹兮

蹈海之節千乘

莫移其情

史記曰魯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魯連蹈東海死耳魯連下聊城田單爵

之魯連逃隱於海上也

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

人各有所尚不能改其志孔子聞長沮桀溺之言乃告子路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彼雖

硜硜有類沽名者

論語曰孔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

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蘊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沽謂銜賣也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

窠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

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

王公也

荀卿子之文也

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

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

之者蓋不可勝數

左傳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

原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之

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

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

篡字諸本或為纂法言作纂宋衷曰

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何施巧而取也喻賢者隱處不離暴亂之害也然今人謂以計數取

物為篡篡亦取也

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國語曰越

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韋昭注云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前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

弗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

毛詩

序曰干旄美好善也其詩曰子子干旌在浚之城易賁卦六五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蒲車以蒲裹輪取

其安也前書武帝以蒲車徵魯申公也

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

至

前書薛方字子容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

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

歸心者乎

論語文也

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

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

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

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

莊子曰顏回問於仲尼曰

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轍絕塵則回瞠若乎後矣司馬彪注云言不可及也韓詩

外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論語曰賢者避代其

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

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法

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

禽

即就也易曰即鹿無虞也

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

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

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

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

城於亳

帝王紀曰案孟子桀卒於鳴條乃在東事之地或言陳留平丘今有鳴條亭也唯是

安國注尚書云鳴條在安邑西考三說之驗孔為近之

武王亦即紂於牧

野而大城於邲鄢

杜預注左傳曰今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邲鄢陌

彼二

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

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向長字子平

高士傳向字作尚

河內朝歌人也隱居

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

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

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

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

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

如生耳

易損卦曰二簋可用享損益盈虛與時
偕行益卦曰損上益下人說無疆也

建

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

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

前書慶
字子夏

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也家貧給事縣

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

楯歎曰

亭長主捕盜
賊故執楯也

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

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

宇

前書莽隔絕平帝外家衛氏宇恐帝大後見怨以
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即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

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而死

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

謂君臣夫婦父

子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

漢官

殿名東都門今名青門也前書音義曰長安東郭城北頭第一門

歸將家屬浮海

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

首戴瓦盎

盎盆也

哭於市曰新乎新乎

王莽為新都侯

及篡號新室故哭之

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

勞山

在今萊州即墨縣東南有大勞小勞山

養志脩道人皆化

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

萌不荅太守懷恨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

康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
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
它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
被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
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
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
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
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
陰陽壞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

公遭亂獨不去僧牛自隱

僧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

時

人謂之論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

為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汙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僧牛口無二價也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

孤為宗人所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

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既而散與

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佐

嘗眾中辱黨黨久懷之

續漢志鄉佐主收賦稅者

後讀春

秋聞復讎之義

春秋經書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

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齊襄公九世祖
哀公亨於周紀侯譖之也故襄公讎於紀九世猶可
復讎乎雖百世可也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剋關

日旣交刃而黨爲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
其義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旣悟而去自此
勅身脩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
杜門自後賊暴從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
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
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
單衣縠皮綃頭待見尚書

以縠樹皮爲綃頭也綃頭解見向栩

傳黨服此尚
書以待見也

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

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
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
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
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
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
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
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
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

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
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
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
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
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黿池著書上
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
賢伯升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
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